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九十四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高宗嗣統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澥副康王使金斡喇布軍先是王雲至真定斡喇布軍遣從吏先還言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汭等亦來帝乃命澥副

康王往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因執雲殺之時斡喇布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禁衛部兵以迎于河北王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由此受知相人岳飛亦因劉韐見王王令招賊

吉倩倩降以飛為承信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王必至金無還理　閏月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何㮚亦以為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為元帥汪伯彦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于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哽咽軍民感動　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

分為五軍而進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

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
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二年春正月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
遂以書勸康王移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
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曽懋合兵入援三人
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
賊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
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

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破之　二月庚辰康王至濟州時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黄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援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齎帝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

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能即宜遠避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宗澤在衛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時張邦昌請元祐皇后孟氏入居禁中垂簾聽政后以馮澥為奉迎使與謝克家及康王舅忠州

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勸進既至王慟哭受寶命遣克家還京辦即位儀物　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　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内以拯黔首將亾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

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
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
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
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
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
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惟
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
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

父老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期以五月庚寅朔即位改靖康二年為建炎元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畢慟哭遥謝二帝遂即位于應天府治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

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穛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於東京撤簾

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尊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　遙尊生母韋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乙未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諭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遂有是命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

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李綱輔政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

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名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顔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封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彦黄潜善自謂有扳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名李綱于

外二人不悦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揺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頼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所推戴内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

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顔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

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

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放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猾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政本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蔑著宜

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　李綱以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金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

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

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名黄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吕好問曰卿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彦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

時雍徐秉哲吴幵莫儔李擢孫覿于高梅永全柳歸州
而顔愽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韐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
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仗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
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
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韐資政殿學士仍詔
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
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

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强敵内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寛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葢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

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

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絶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

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
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
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辛未子專生
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
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
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
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
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

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

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丁亥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冐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

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黄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帝方信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為河北招撫使賜内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

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為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

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黄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詣所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

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己丑朔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　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偽命之罪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於是逮齊愈於獄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　時帝手詔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

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葢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

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陜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甦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

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銜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

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彦之言常留中不報　吕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𤫊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襄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為此也　乙亥召

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黄潛善等以為逗遛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黄潛善汪伯彦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彦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台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黄潛善施行臣得乞身

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
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
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
下東幸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
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
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
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
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曾侍御

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馬之非潜善伯彦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宫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闗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黄潜善汪伯彦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

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帝怒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

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乙酉許翰罷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宗澤守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

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六月乙酉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

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横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廵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

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　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宗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

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

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邊寇尚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柰何棄之以遺敵國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

顧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為狂張愨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極言黄潛善汪伯彦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為紅巾出

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邊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烏珠乃不敢向汴夜斷

河梁而去

二年春正月金烏珠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鋭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尼瑪哈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

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
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
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
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
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
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
言訖泣下諸將皆奮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
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

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潤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 二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時澤

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　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敵人方便之計二為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

果　宗澤召王彥兵還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一十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拔雅爾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

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彦壘圍之數匝彦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彦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彦急彦慮變夜寢無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彦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彦約束金人患之名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彦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

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至是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討渡河則山寨忠義之

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秋七月宗澤卒澤既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

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羣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雖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

舊都一指顧間耳黄潛善汪伯彦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姦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澤卒後王彦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黄潛善汪伯彦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彦遂稱疾致仕

兩河中原之陷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金人陷河中府先是尼瑪哈等既

北去留萬户尼楚赫屯太原副統碩格屯真定洛索圍河中蒙克進據磁相渤海托卜嘉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换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已而黄潜善等復主和議遂詔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洛索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尼瑪哈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

分遣尼楚赫等攻漢上鄂爾多烏珠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富埒緷軍趨淮南洛索與薩里罕哈富自同州渡河攻陝西　尼瑪哈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走死　洛索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華州安撫使鄭驤死之金兵遂破潼關王𤫊棄陝州走入蜀中原大震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人陷鄧州尼瑪哈　諜知鄧州將為行在所令尼楚赫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去安撫使劉

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死鬬城陷死之初議南陽脩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有　乙未金洛索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畧使唐重與守臣誓死守已而經制副使傅亮以兵奪門出降重死之　金人陷均州又陷房州

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　癸卯金帥烏哩斡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之金人又陷青州　二月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

死之　金洛索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敵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㓗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矟刺其帥哈富洞胸墮馬死敵為奪氣深更檄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洛索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洛索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而敗死之　丁酉尼瑪哈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洛索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

人赴西京捉殺盜賊尼瑪哈復留烏珠河陽以待之金人陷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絶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人為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害遘城遂陷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 夏四月乙丑翟進以兵襲金烏珠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韓世忠等兵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烏珠復入西京尋棄去 五月金洛索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敵陷

長安撥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敵遂去曲端乘其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敵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二

人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洛索還軍陷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陜西六路軍馬曲端為都統制時陜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金人占據同華偎暑休兵秋高必大舉盡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　八月癸巳金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　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陜西節制司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之　九月金將鄂爾多襲

破信王榛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於真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王遣擴赴行在奏事還至大名鄂爾多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爲河北應援使以偹金鄂爾多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報尼瑪哈尼瑪哈將歷懐衛而東聞鄂爾多已敗擴軍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

濮榛亡走不知所終　十一月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托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洛索渡河諜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

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燮亦將所部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燮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端見庶問延安失守狀欲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使印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　乙未金尼瑪哈鄂爾多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尼瑪哈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金人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

死之　庚子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晈死之

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和抑其所請敵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洛索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遂以所

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嶽言連兵金人使招嶽言於城下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嶽言引兵擊敵大破之斬洛索之子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　甲子金鄂爾多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迎降鄂爾多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為辭鄂爾多遣騎名永謂曰沮降

者誰永曰不降者我鄂爾多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鄂爾多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已巳金尼瑪哈陷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尼瑪哈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尼瑪哈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三年二月金洛索破晉寧軍徐㣲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㣲言大罵洛索併其子岡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

不屈死事聞贈嶶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嶶言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　秋七月留守杜充棄東京歸行在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㝢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存而已

四年二月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南遷定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往手詔巡幸東南 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黄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堡招訓民兵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逼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

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蹕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以葉夢得為户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里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内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

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撫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　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彦為扈從都副統制　十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

日大赦　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　己巳以黄潛善汪伯彦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横行山東羣盜蠭起潛善伯彦既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羣守言事者不納其説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戊寅以張浚參賛御營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

為偷黄潜善汪伯彦以為過計而笑之

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丙午金尼瑪哈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尼瑪哈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尼瑪哈躡之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尼瑪哈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取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兵劉正彦部兵衛皇子六宫如杭州　壬子金尼瑪哈至楚州守臣朱

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内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内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彦黄潛善方率同列聽江 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黄諤至江上軍士以為黄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爾之罪諤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將馬武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

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焰燭天矣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帝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

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　是夕帝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吕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吴江用朱勝非計詔録用張邦昌親屬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稾以行　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宫下詔罪已求言赦死罪

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葢用黄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　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

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人之不來猶豫遷延
候至秋冬金人再舉驅率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
當此時然後又悔是謂無策攄累數千言皆中事機
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
復揚州　己巳黃潛善汪伯彦罷中丞張澂論二人大
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
江寧府伯彦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
沮宗澤壅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

帝不悟　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瑴衛太后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　辛巳帝次鎮江　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　六月戊午命江淮引塘濼開畝澮以阻金兵　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乙亥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禁　八月己未太后發建康

帝聞金兵迫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

亮及修武郎宋汝爲使金軍以請和致書於尼瑪哈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　閏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闈展省陵寢偷

安歲月畧無捍禦及敵騎乗虚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畧二置行臺以區别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虚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吕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吕頤浩曰金人

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
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
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　丁
卯太后至洪州　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
郎婁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
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
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
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防淮矣　九月

辛亥帝次平江府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遂如越州

丁卯詔曰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歳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為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　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顧去尊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

令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為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悼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已

己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衆寡不敵不若為避敵之計庚午遂復名百司回越州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壬午定議航海避兵　庚子帝移温台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　三月帝發温州

夏四月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温將西還名羣臣議駐蹕之所吕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

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尋升越州為紹興府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十一月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遥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　夏四月隆祐太后崩　九月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奏權用望祭禮
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吕頤浩之請也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九月辛酉合祭天地於明堂用國子丞王普議正樂舞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叅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宫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闕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為務而禮樂之事寖以興矣　冬十月帝以劉豫入寇詔親征戊戌發臨安壬寅次於平江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　己丑建太廟於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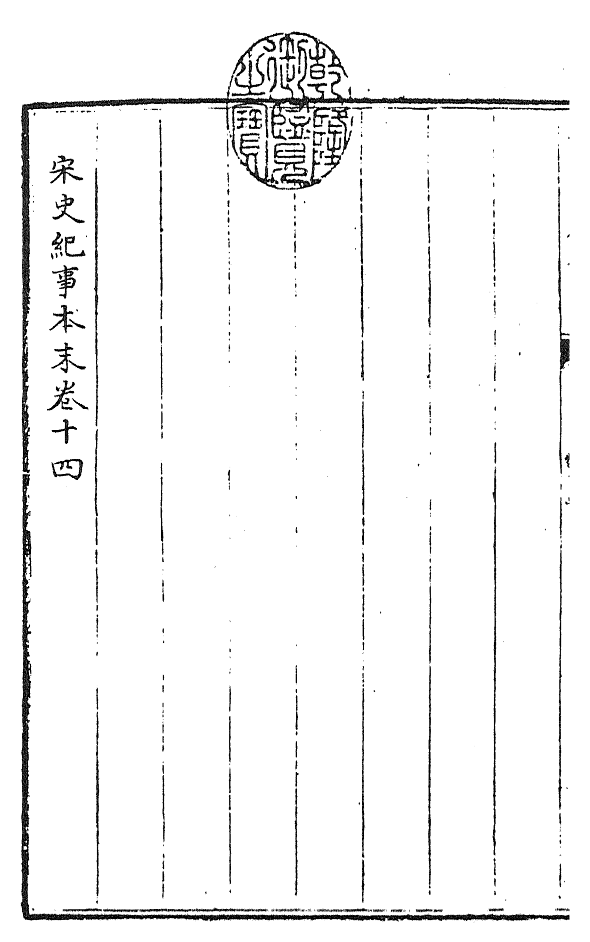
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府時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内則易生玩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帝從之詔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　九月丙寅帝發臨安以劉豫將入寇故也　癸酉帝次于平江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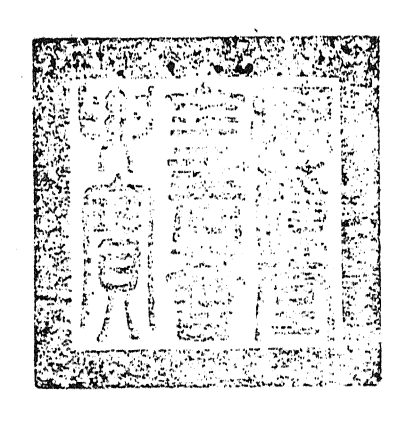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退自

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揺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

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　癸亥帝發建康　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九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烏珠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烏奇邁從之是月遂陷磁州　九月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圌山福山　冬十

月金烏珠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守臣趙令𢧐死之令𢧐燕懿王玄孫也　金人陷江州時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梠棄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趨洪州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　戊申金烏珠犯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　乙酉烏珠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棄城走　丁巳金人犯臨

江　戊午陷臨江撫袁二州守臣俱降　庚申金人陷真州　壬戌金人陷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癸亥金人陷太平州　甲子杜充遣統制陳淬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瓊先遁淬獨與戰死之　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胡銓為舉子居鄉城團結丁壯以保廬井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　辛未烏珠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時浙江倚重於充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烏珠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

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烏珠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適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烏珠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之戶部尚書李梲率官屬迎金師拜烏珠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烏珠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　癸酉帝聞杜

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

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金人邀立於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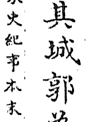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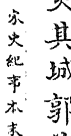
指麾諸軍憩歇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兵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辛巳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盡降其衆時烏珠將趨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鍾村將士無糧忍饑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　乙酉烏

珠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　烏珠聞帝在明州遣阿里富埒緷師精騎渡浙來追已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謂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

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衛　癸巳帝舟次昌國縣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博巴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博巴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即死為趙氏鬼耳博巴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為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悖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博巴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　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　己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雷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却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溫州港口　時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暕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丙子金烏珠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

掠以輜重不能遵陸取道秀州而北　庚寅帝次温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為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敵若失利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柰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狠狽引去方其行也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敵性强愎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

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瓔隷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充世忠瓔并力扼其前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及杜充危

急王瓌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没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　辛卯金人陷秀州　金遊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遁烏珠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　三月壬子金人入常州守臣周杞棄城走　丁巳金人至鎮江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

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烏珠師還擊之及烏珠由
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
千人屯焦山寺烏珠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
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
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戒
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
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
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

烏珠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烏珠之壻龍虎大王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黄天蕩烏珠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

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烏珠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烏珠奔竄會達賚自濰州遣貝勒塔葉引兵來援烏珠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塔葉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

弓欲射之烏珠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烏珠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烏珠以小舟出江世忠絶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烏珠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烏

珠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烏珠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統制牛皐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金達賚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烏珠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烏珠怒乃設南北兩屯絶楚餉道　九月攻楚州趙

立遣人告急朝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光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光世諸將王德酈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絶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絶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亦自泰州引還

苗劉之變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悞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怒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　壬午

詔王淵免進呈書押庵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内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内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内侍恣横言於正彦正彦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内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

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藏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為天下除宦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

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内侍所主者得官黄潛善汪伯彦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留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彦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即於樓下腰斬履

臠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傳為慶遠軍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内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

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黄潛善汪伯彦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强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

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即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旉即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甲申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大赦以張澂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為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隷諸軍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曽擇等于嶺南諸州傅追還殺之　戊子以王孝

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傅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彦為武成軍節度使以吴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容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曰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頼相此人若汪黄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己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

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請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俊見浚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會諫議大夫張數所親謝嚮變姓

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顒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顒浩得書因上書請睿聖復辟　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船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進布衣馮轓持書說傅正彦轓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吴江上疏請睿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

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
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
萬人發江寧　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丹陽
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
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
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
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
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曰投

亂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逆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逆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轓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

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　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為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謫黄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傅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江拒勤王兵　壬寅吕頥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頥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

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　癸卯呂頤浩
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彦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
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
後討之　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
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瑴並同僉書院事
張浚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
即位傳正彦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
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

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彦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彦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為隆祐皇太后己酉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彦副之庚戌復紀年建炎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彦並檢校少保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

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
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

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徹簾顧浩浚等入
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
帝慰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
聞賊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
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
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
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擴范仲熊時希孟
皆貶　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

允迪盧益罷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

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殺之曰夜來獲奸細浚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　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為尚書右丞鄭瑴僉書樞密院事甲寅以劉光

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　五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彦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彦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悉械送行在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秋七月辛巳苗傅劉

正彥伏誅

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濬衡州居住　丁亥皇太

子旉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鑪有聲驚

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旉嘗奸帝位議去之至是

竟連其保母置死　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

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

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

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陜與樞

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

客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詣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至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隷御營五軍瓊下獄具服賜死子弟皆流嶺

南

平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閭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緑林黄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

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　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　冬十月丙戌王

淵誘賊趙萬誅之　十一月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衆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强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　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卻之　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　丙寅張遇犯江州辛巳丁進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校孔彦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刼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黄州守臣趙

令歲拒之　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為盜賊者釋其罪辛未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　五月已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苐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　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冦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　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　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

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九月丁進叛復寇淮西　冬十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閒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絶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臯山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爲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彦擊丁進降之　十一月濱州賊葢進陷棣州守臣姜綱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爲變張俊擒斬之　吳玠襲史斌

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珍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於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凱有麥飯將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餒無聊曰

興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寛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為吏士所捕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劒椎牛發塚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歛啟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

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興輩之所為乎世以為名言　三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刼楚泗州　夏四月盜薛慶據高郵有衆數萬張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衆　秋七月山東盜郭仲威掠淮陽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在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

取强壯以充軍　冬十月郭仲威降于平江守臣周望

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

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

被殺　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于東京自蘄轉入湖

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

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

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入蜀仲遂

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有　十二月孔彦舟犯荊南

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

四年二月金人去澤州羣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冦澧州陷之李成入舒州　三月孔彥舟獲盜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已已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刼知府胡唐老部衆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　五月以翟興等為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

處之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為鎮撫使分地界馬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為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黄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陜州荆門公

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没又命孔彥舟為辰沅靖州郭仲威為真陽鎮撫使

六月甲申岳飛破戚方于廣德

丙戌戚方降于張浚

秋七月建州民范汝為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為所

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為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冬十月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敦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黨楊祝友復作亂　十一月以王彦為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飢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覦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彦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彦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

道入蜀就食耳彦遣統領閭立為先鋒擊之賊鋭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彦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陜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彦執幟一麾士殊死鬬仲敗走彦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孔彦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

識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為招討使岳飛副之　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三月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

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敗之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絶江而

去走蘄州降于僞齊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五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破之其衆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 張用復冦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

壓盜賊　六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彦進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冬十月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翊日餘黨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

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即擁兵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閩范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兵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山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農給牛穀

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吏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二月庚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　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徳忠徐文所部兵為七賜名御前忠鋭軍隷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閏四月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歴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黄旗招成成聞飛

至鷺曰岳家軍來矣即迺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蓮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敗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州

五月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

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孔彦舟叛降劉豫彦舟暴横不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栅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

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知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

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瓔會兵討楊太時太衆日盛自

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太又名么盇楚人謂年少者為么云　六月己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盜連兵冦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方

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
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
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
之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横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
郡
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
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
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

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

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偽齊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

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王瓊遣忠鋭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没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没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瓊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

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黄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黄佐襲周倫砦

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禀王𤫊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爾士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

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内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黄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

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黄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

舟薛弼為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鬬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連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為

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卻之達賚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達賚

三年三月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為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尼瑪哈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烏珠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達賚請立已達賚許之乃言于尼瑪哈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昌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尼瑪哈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洛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

立豫議遂定達賚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監察御史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知凡偽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博州判官劉長

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于宿州誘宋逋逃 十

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

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

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

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斂

煩苛民不聊生 先是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劉

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彦徳安陳規蘄黄孔彦舟盧壽王亨相為應援未幾仲為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偽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　十二月李横敗劉豫兵於陽石乘勝趨汝州偽守彭玘以城降

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横破潁順軍偽守蘭和降壬戌敗

偽兵于長葛　甲子李横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弼固守横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　二月統制李吉敗劉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　三月劉豫聞李横入潁昌求援于金金遣烏珠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兵二萬逆戰于京城西北之牟駞岡横敗績復陷潁昌　夏四月劉豫陷虢州獲統制官謝皐皐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　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降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

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
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
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
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五月朝
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
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
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　詔李橫等班
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　十一月金人遣

李永壽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綦宗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帥嚴為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劉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　九月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尼瑪哈議南侵會烏珠

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尼瑪哈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懼遂乞師于金晟乃命鄂爾多達賚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冬十月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時張浚

在福州虜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還　戊子韓世

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至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眎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呼貝勒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

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鵶口橋已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

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

便避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瓊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宫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涣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尚

不自來陛下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乃止　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僣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　己未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達賚烏珠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浚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

節制之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悆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金兵自淮引還達賚屯泗州烏珠屯竹墪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

書示之烏珠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烏珠等既去劉麟劉猊亦棄輜重而遁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葉赫貝勒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烏珠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

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　九月岳飛遣將敗劉豫兵於唐州　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猊分道冦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愽勒郭曰先帝所以

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
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
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
柰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
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
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
孔彦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劉光世楊
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

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

乃遣沂中張宗顔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以與

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

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

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

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

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

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

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覬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

震浚聞之令吕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吴錫率勁卒五十突

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顔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横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鋭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彦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

召命即日起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賜飛劄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尼瑪哈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烏珠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尼瑪哈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烏珠烏珠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

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舒勒巴為左都監屯太原托卜嘉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達賚烏珠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烏珠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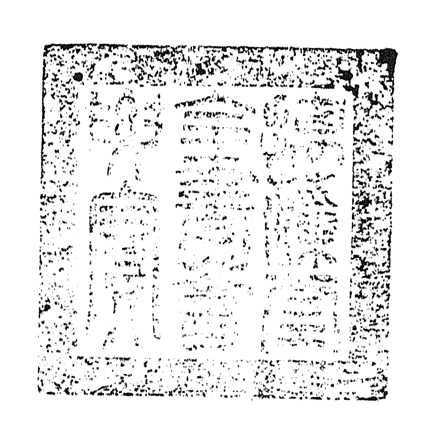
至宣德門强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因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兹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自今不僉爾為軍不取爾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呼沙呼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于二帥達賚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

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岳

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

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折